

椰風暹雨

印尼咖啡店 晋身“独角兽”

■ 本报评论员:余凡

作为土地肥沃的海洋性气候热带国家,印度尼西亚是盛产优质咖啡豆的岛国。处在“海南咖啡”脍炙人口的东南亚,本国各地到处可见各类咖啡店,拥有无数咖啡爱好者。
《罗盘报》(KOMPAS.com)于12月24日报道,因成功筹集9600万美元或1.3兆(triliun)印尼盾的C轮融资,“回味咖啡”(Kopi Kenangan)被公认为“独角兽”(unicorn)企业。这家来自印尼本土,经营连锁咖啡外卖的饮食(F&B)行业,目前市场估值达到十亿美元。
据公司官网介绍,“回味咖啡”由爱德华(Edward Tirantata)和詹姆斯(James Prantanto)于2017年创立。创制“回味咖啡”的初心,是因为他们想将印尼本土品牌的“群岛咖啡”推广到世界其他

地区。除了身为联合创始人,爱德华还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而詹姆斯则任首席业务发展官(CBDO),满怀信心共同引领公司迈向宽广的国际市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回味咖啡”肩负起将正宗的印尼咖啡引入整个亚洲的使命。此外是填补国际咖啡零售商的昂贵咖啡与路边小铺出售的速溶咖啡间的空白。通过已运行4年的“拿起就走”(Grab & go)概念,“回味咖啡”业务迅速增长。网点击从2018年的16家,到2019年在印尼8个城市递增至80家,证明其品味、价格及服务深受民众的认可。
公司首席执行官爱德华表示,他相信“回味咖啡”在获得国际资金后,能巩固其作为具有高内需的品牌地位,让投资者信任公司的新产品组合,如Story Roti面包、Chigo炸鸡、Kenangan Manis

软饼干。以及展示各种创新系列,如Sultan Boba顶级菜单等。
爱德华对媒体表示,通过这笔新资金,公司计划加速在印尼各地扩展 Roti、Chigo和Sweet Memories的系列产品。“回味咖啡”将继续开拓其网络以进入国际市场。“来自投资者的支持,无论是从初创时的投资者,还是新的投资者,都激励我们继续专注于通过适用技术为每位客户创造最佳体验来提高公司的竞争力。”表现出志向高远的魄力。
《亚洲周刊》今年第2期的“新闻眼”刊文《印尼咖啡店晋身独角兽》报道:“印尼再添一家‘独角兽’企业,是东南亚首家晋身‘独角兽’的初创餐饮企业。Kopi Kenangan的投资者众多,包括李嘉诚的维港投资、Tybourne 资本管理、昆仑等。他们在印尼

的45个城市有超过600家分店,聘用超过3000名员工。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他们卖出了4千万杯咖啡,预期2022年首季每月卖出550万杯咖啡。”
文中介绍,Kopi Kenangan的定位是介于街边咖啡档和星巴克之间,为消费者提供可承担的饮食产品。在疫情期间,他们的外送模式切合了消费者的需求。不过,公司也面对同行的激烈竞争,包括有800间分店的Kopi Janji Jiwa及259间分店的Kulo咖啡店。
去年5月18日,印尼“独角兽”企业“果杰”(Gojek)与电商Tokopedia公布合作决定,以“果多”(GoTo)的商号进行强强联手。联合企业11月改为PT GoTo Gojek Tokopedia的控股实体,决定打入东南亚市场。国内“独角兽”的积极进取,让人倍感鼓舞。
反观一些靠显贵特权、

政商勾结发财的“财阀集团”,多年来只会依赖及吮吸国家的资源。尤其是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央行流动资金”(BLBI),还有147.7兆(triliun)盾未收回。《罗盘网》于12月23日称,财政部部长慕丽雅尼(Sri Mulyani Indrawati)向公众说明,关于Texmaco集团拖欠多年BLBI巨额贷款,导致企业资产被国家依法充公的原委。相关资产是该集团名下分散在5个省市的587个地段,总面积达479.4万平方米。
在BLBI专案小组于去年4月15日归纳的BLBI“国家债权处理”计划档案中,Texmaco集团属于重点债务人,积欠国家资金达29兆印尼盾外加8057万美元。部长说,企业并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充公该企业地产的拍卖值仅收复(recovery)国有债权的一部分。
《点滴金融》(Detik Fi-

nance)于1月1日报道,Texmaco集团的老板西尼法山(Marimutu Sinivasan)将隶属于财政部的“国家资产及拍卖服务局”(KPKNL)告上雅加达中区法院(PN Jakpus),他要求法官确认他为公司名下在中爪哇省根达尔(Kendal)县以及西爪哇省卡拉旺(Karawang)县的土地、厂房、生产机械及附属设施的合法拥有者。虽然西尼法山在诉状中没有指明是针对什么纠纷和问题,专家分析,这事可能与BLBI专案组对Texmaco集团为“央行流动资金”而抵押的不动产严格依法充公的行动有关,他犹作困兽之斗。
希望政府坚决执行对拖欠BLBI资金的所有财团的追查,依法维护国家资产,别让不良企业心存侥幸。希望印尼公平的营商环境,继续崛起创新、出类拔萃的“独角兽”企业。
《点滴金融》(Detik Fi-

■ 棉兰:晓星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碧珍《春华秋实》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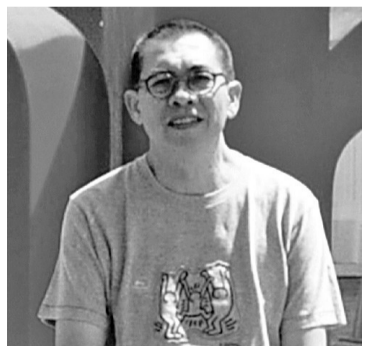
打开碧珍文友的第三本文集《春华秋实》,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香港东瑞写的“勤奋是人类的救星”的祝贺文;接下来是丁见的“我们应该为自己高兴”;辛镞的“有志者事竟成”和萧成的“努力揪住我们的文化之根”,一口气读完了这四篇序文与贺词,总算对这本文集的内容有了一个轮廓,接下来就品读正文。
本书分为《春华》的《秋实》两部分。其中《春华》收集了20篇文章,内容包括校友联欢、作协故事、游记散文、回乡感悟等。
首先吸引我阅读的是《我的故乡——麻里巴板市》。故乡是一个无比亲切的称呼,即可以指祖籍国,也可以指自己小时候居住与成长的地方,对故乡的怀念是人之常情,古今中外描写“乡愁”的作品更是不计其数。
碧珍对故乡的描写恰到好处、情景交融,她以简朴的笔调把这座有“小香港”之称的麻埠“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虽然没有到过麻埠,但读者读后就犹如跟随着作者在麻埠“闲庭漫步”,观赏着那灯火辉煌、绚丽多彩的夜景,更可贵的是,作者通过一个具体的故事——发生在1973年9月的一次火灾,生动地描绘了当地族群在面临灾难面前,互助互爱的可贵的情谊,从而让读者体会到如作者在文中所说的:“我们华裔后代生于斯,长于斯,是印尼多元民族的一分子,一向以来与友族是共患难的,生存在一个国度里。”

另一篇《往事只能回味》比较长,分成12个小章节,从作者小学一二年级聊起,读者仿佛拉过一张小板凳,坐在东加里曼丹某小城的一个山坡下,听作者将她一生中经历的值得怀念的往事一一娓娓道来,其中有清明时节,小时候偷偷在广场升起小火,将红白蜡烛煮融化成蜡水后,倒进蚌壳里盖好,“打印”成一粒粒的“蜡蚌珠”,我们小时候也玩过打印“蜡蚌珠”,因此读来倍感亲切。
作者在《往事的回味》开篇就写道:“年近古稀,才真正感觉到时间好像老百姓的存款一样,实在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随便支出。”这句话切中了老年人的“痛点”,必然会引起不少老年读者的共鸣。
这篇文章还写出了一个感人的“乡愁”情结:1964年6月,作者在泗水开明中学读高中部,某日突然听到广播要作者下课,马上到校长办事处。“传召”的是校长,显然事态严重,作者不害怕是假的,可是见面后才知道,校长只是奇怪泗水的年轻一辈都不会讲闽南语,问作者是从哪儿学会闽南语的,而且,校长还要作者写,以后下课时有空就来找他聊聊,目的就是作者在文章中所写的:“早年从中国故南渡印尼,教书育人的他老人家,一定是思乡情浓,难以抒发,就借着我这个会说乡音的中学生谈天,来慰藉自己

满怀的乡愁呀!”看呀,作者如此生动地把“乡愁”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
作者的人缘很好。东瑞在祝贺文中写道:“我很欣赏碧珍人缘极好,出书评介多……”那是事实,《春华秋实》一出版,松华就在2021年5月4日出版的《千岛日报》写了一篇“开明学校校友黄碧珍第三本文集《春华秋实》出版”推介文;泗水作家吴开森写下了《春华秋实》的评析“三维看人生”;井里汶的云风也为《春华秋实》写下了“平凡的文字不平凡的人生”;雅加达的黄金妹则在6月16日的《国际日报》“印华论坛版”发表了“含泪播种,含笑收获”的读后感;巴厘的夏之云写了一篇“黄碧珍谱写生命乐章”;陈莉芳则写了一首赞诗“春有百花生暖意,华墨笔锋引书媒。秋菊兰兰盛香满园,实登沧桑乐百年。大地山河壮雨恒,山河水柔有姿态。活成小草也坚强,四季流转日生香”。
本文集附录了十二篇由王尊、陈正祥、吴萍/林金莲(梭罗)、辛镞、黄诚昌(万隆)、蒋荣玉、潜水艇、华实等作家与文友撰写的评论。没有很好的人缘,哪来的这么多文友与作家撰文评论?
吴开森给碧珍的三本书作出了相当贴切的评语。他说:“假如说《迟来的春天》纯粹为了更充实、更完美地积蓄

一切正能量,再经由《雪地鸿爪》成功留下了弄潮的痕迹,那么,在网络时代仍然勇敢地逆袭奋进,实现了印华纸质图书丛中增生一部文集并摘取《春华秋实》累累硕果。”
他形容碧珍“写文章语言朴素。但立意深远,内容丰富。她注重从具体人物叙事出发,贴近现实生活,从日常生活和工作细节入手,让人物故事鲜活可亲,在平易近人的生活写照中,用真情写下真实的故事,使读者能够易以理解及亲切感受,故能引发共鸣。”
他从碧珍三部文集所采用的字型是逐集依次增大,觉察出碧珍“内心惻隐,富于同情心”,因为碧珍考虑到我们这一辈懂华语的文友和读者都已经进入视力减退的阶段,为尽量让读者能够轻松阅读,不增加眼力负担。吴开森写道:“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却烘托出满满的人情味……”
夏之云在“黄碧珍谱写生命乐章”一文中写道:“翻开书页,蕴含浓厚书香的字眼,跳跃眼前,召唤着我们走进碧珍的人生旅程,聆听一位华夏儿女的心声,坎坷岁月里的跋涉与挣扎,努力攀登所发出的呼吁,令人叹服于碧珍的不屈与求索,坚韧地谱写生命的乐章。”
她祝愿碧珍“以其稳健的步伐,坚定的信念,再接再厉,勇攀文学高峰,为印华文坛,

再创辉煌”。
云风对碧珍的评语是:“朴实的文字,描述了不平凡的一生。她热衷华夏文化,在文坛禁烟的三十多年来,在困境中,冒着生命危险,为传播中华文化,仍然坚持为华子弟补习华文……也因为有许多像碧珍文友一样的华文教师,华夏文化在千岛才能延续下来!”
作者写游记,图文并茂,情景交融,就取其中一篇《豪华邮轮上的生活》来谈谈。作者与二妹,王芳与新加坡的大儿媳相邀一同体验“海上漂浮的豪华大厦”——16层高的邮轮上的生活。她这样写道:这邮轮相当豪华堂皇,长348米,宽41米,载重达168,666吨。载客4,800人,员工近2,000人,内舱有373间房,外舱有1,728间房,共16楼层,还有18间世界各地风味的餐厅。寥寥几笔,就把这艘邮轮的轮廓交代得一清二楚。
在邮轮上作者碰到从台湾来的游客,大家聊得很开心。又看到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妇,推着一辆轮椅,轮椅上坐着的是这对老夫妇患有蒙古症的孩子——能吃能喝,但却不能说话也不会走路,好可怜。作者说:真是天下父母心,爱子心切,也想让儿子过一过愉快的生活。
作者把邮轮上丰富的自助餐,一五一十地“捧”出来供读者“品尝”。有各种果汁、雪糕、新鲜水果。佳肴有中餐的红烧肉、鱼香肉丝。西餐的牛扒、火腿、烤猪排。日本餐的寿司、烤三文鱼。泰餐的酸辣汤,越餐的咖喱鸡、春卷。韩餐的海鲜汤、辣酱烤肉。还有面包、小吃点心,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引得读者口水直流。
作者把邮轮上逐日的行程一一详细叙述,读完后,读者犹如跟着作者坐了一趟为期一个星期的邮轮旅程。
作者心地慈善,乐善好施。《疫情下的爱心》记述了她在得知燕雁飞文友中风入院治疗,心急如焚,立即向袁宽主席汇报,然后将这一讯息发到作协在WA的“寒暄阁”里,让文友们知道后,提议来一次乐捐,结果虽然在疫情期间,很多文友经济上备受打击,但文友们仍然纷纷响应,筹到了一笔款,向燕雁飞表达一点心意。后来肖章生病,文友们又来一次乐捐,这两次乐捐让作者感受到文友们之间的情谊比山高,比海深,让她好激动,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她在文中夸赞印华作协虽然只不过是小小的文学组织,不是什么大慈善机构,但文友们都有一颗爱心、善心,都能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救济”。
限于篇幅,文集中还有不少佳篇未曾提及,有待读者品鉴。



哈索诺(F.X. Harsono)

本文主要聚焦于70年代之后的华人艺术家。这个时期与70年代中期出现的印尼新艺术运动有关。此“新”艺术有别于以往的“旧”艺术,即现代实验艺术。艺术的现代性,或更准确地说是艺术现代主义,在诸多方面严格区分“艺术”和“非艺术”两种形式,包括思想构建、调和实践。当然,还有艺术构成策略本身。
本文并非探讨范例和反范例的问题,而是聚焦于华裔艺术家作品的几个方面,以及这些作品与艺术家们的生理背景之间或多或少的联系。本文所选取的艺术家都观点

的、极具表现力的艺术表达,已不足以容纳艺术家思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1974年,他与日惹印尼阿斯利美术学院(今印尼艺术学院)的同仁们一起,倡导并签署了《黑色十二月》抗议。这场抗议运动的起因,是他们对同年在印尼雅加达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TIM)的绘画艺术大展上评审团对奖项的老调重弹极为不满。
这场傍晚时分发生在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TIM)展馆附近的骚动,迅速成为日惹和万隆美术学院校园里的热门话题。1975年至1979年间,一些美术专业学生,其中包括哈索诺,积极在展览会上展出他们的新作。文化观察家伯兰西(D.A. Peransi)从中斡旋成功,使得这些年轻叛逆者们的作品得以在伊斯玛伊·玛祖基艺术中心展

出。该艺术中心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中心。这11位艺术家的新作趋向,后来被称为“印尼新艺术运动”(GSRBD)。
哈索诺是通过社会防卫来进行作品创作的,而这必然导致艺术表达语言的创新。对于哈索诺来说,艺术语境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并非知识分子的一种矫揉造作。这种防卫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再现,呈现了他周边社会现代性的畸形和病态。艺术家周边环境中的社会大众的日常生活现状,引起了印尼新艺术运动艺术家们的关注,从而导致“创新者”们的作品风格与之前庭家们的民族现代流派大相径庭。
哈索诺对于印尼身份的老调重弹尤为反感。这些观点中以装饰性外观或一种对美的笼统定义为代表,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东方主义观点对所谓“东方”的定义。他还

批判了加工传统符号的倾向和对个人主义的推崇,认为这将导致唯我主义。对他来说,艺术如果超越了专业化或媒介自身的特殊性,将更为自由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从而推动生活和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好。
哈索诺于1949年3月22日出生在东爪哇勿里达市(Blitir)。在那里,他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父亲名为胡福祖(Oh Hok Tjoe)(后更名为亨德罗·苏巴吉奥 Hendro Subagio),母亲叫林宜娘(Lim Swan Nio)(后更名为斯万达妮 Swandayani),他在五兄弟中排行老大。在家里,他通常被称为“阿丰”(Ong),这个称呼源于他的华文名字胡丰文(Oh Hong Boen)。

“丰”的意思是“多”,“丰盛”,而“文”的意思是“文学”或“艺术”。哈索诺说,他在不经意中拥有了惊人的艺术天赋。他曾在华文学学校就读,一直读到小学四年级。
他的父亲胡福祖来自勿里达,母亲则来自爪哇小城文池兰(Muntilan)。自古以来,这座小城是远近闻名的天主教传播中心。所以,在哈索诺的心目中,母亲是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就不足为怪了。在他的家里,所有家庭成员都讲低级爪哇语。哈索诺还记得,在1965年以前,他们家每年都会庆祝春节。春季,也就是华人称为清明的时节,他们家通常会去祭拜和打扫祖先的坟墓。
尽管如此,小“阿丰”并非仅仅继承了华人文化。他从小就喜欢哇扬戏中在火山口修炼神力的人物维桑格力(Wisanggeni)。1965年暴乱以前,勿里达的寺庙不仅有布袋戏演出,还有皮影戏表演,而这吸引了小阿丰走进寺庙观看他所喜爱的哇扬人物表演。

(原载《华人在印尼民族建设中的角色和贡献(第二册)》。本篇未完待续)

七十年代后的华人艺术家 (1)

亨德罗·威彦托(HENDRO WIYANTO)